

芳鄰

李白鳳著

芳鄰

李白鳳 著

芳

鄰

著

者

李

白

鳳

出版者

大家出版社

上海

(23)

長甯路七一二弄四十號

電話

二一〇九三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

每冊實售

元

大 家 作 品 叢 書

畢樹棠譯 風之子 (1)

李太白鳳著 鄰 芳 (2)

馬漢嶽著 牆 紅 (3)

徐淦著 鎮 風 清 (4)

何文基譯 姐小斯爾哀 (5)

陸晶清著 未完成的事故 (6)

目 錄

人頭……………	一
芳隣……………	二四
校長太太……………	四八
荷萊吳小姐……………	六八
曹科長……………	八〇
莫洛托夫麵包籃……………	八八
章植醫生……………	一〇〇

人頭

一

辰谿剛剛走過，人們底心馬上都緊張起來，像一張上緊了弦的弓，再沒有鬆弛的機會。

張狂夾在隊伍裏，隨在隊長後面，像在做夢一樣，對於眼前的一切，絲毫也不關懷。由於太早的緣故，人雖然在走着，心却還是迷裏迷登的，沒有完全醒過來！脚步是輕重不勻的，好像山路更加不平，祇是看前面走着的人的大皮鞋，歇斯提里地跟着走。

眼皮重得抬也抬不起來，好像上面按了一道千斤閘，用力地睜開又閉上；前面的皮鞋忽然變成了兩隻，迷迷忽忽地亂踏，心裏一迷登，險些兒跌下巖去，被後面的人

一把拉住了。他被這一嚇醒了過來，一身冷汗，嘴裏有氣無力地罵了句：「媽那個×！」跟着走了幾步，前面的皮鞋又成了兩對模糊的影子，在眼前打幌搖……

「看咧！」後面的人在喊，並且在張狂的身上推了一把：「人頭！」

「見你媽的鬼！」他罵了一句，顯然沒有聽見。

「別睡了。」後面的人又推他一把：「看人頭！」

「人頭？」他醒了：「在那兒？」

「呸，那不是！」後面的人用手朝旁邊一指。

是的，一顆人頭，血淋淋的，下面還碰着一塊白紙貼兒，在風裏搖擺；可是，因為天還沒有亮透，字貼兒上面寫了些什麼也看不清楚。

「什麼？」前面的人在問。

「人頭，電綫桿子掛人頭。」那人又說。

「這有什麼稀奇？」前面的人說，是隊長的聲音，他是怕人們去看人頭散了隊。

張狂本想去看一眼，倒底是怎麼回事兒，可是經前面的人一說，又不便離開隊伍；

然而心裏老是悶悶的，想着那顆人頭的事。

這可不像沈從文「湘行散記」寫的那個湘西，那本散文是美的，寫的故事也那末動人，可是他沒有寫下更動人的故事，忘記了這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匪患；是的，他忘了寫這些。

想到這，張耳又不禁說了一句粗野的話，在心裏。同時，他也想到從沅陵到辰谿之間，所聽到的那些關於湘西土匪的故事。這些故事那末新鮮，就像剛才掛着的人頭似的，血淋淋的怪怕人；怪怕人，一點兒也不錯，他確實被故事所懾伏了。

首先，他想到那坐在公路旁邊休息的五十八軍的排長，被一把長柄鐮刀從草叢裏鉤去腦袋的故事，不禁打了個冷戰。這時，他已經被現實的刺激嚇醒了，不由得四下裏看了看。假若這時草叢裏突然有小響動，或許他立時會被嚇得叫起來的。

他又想到那個縱橫馳騁在花谿和榆樹灣一帶的姚二虎，這位年方十八的草莽英雄，雙手使槍的會突然在面前出現……他想着想着，就像一隻被圍困的野兔，豎起兩隻耳朵去聽一些足以引起自己懷疑的聲音，同時，又用略帶恐怖的眼光在察看每一個山

脚。

山風吹得茅草「唸唸」的響，黎明時微暗的山坳裏，總像有一羣人影在輕輕地向前移動，他越想越害怕，就把步槍從背上放下來，拉開了扳機讓子彈上了膛，連保險也不關的，對着迷朦的晨霧的山坳中幻想的敵人，目不轉睛的監視着。

太陽用它光輝的手臂把清晨的濃霧拉開，千萬條金色的毫光從雲朵裏像噴泉似的放射出來，幾隻起得太早的山鳥在樹枝上啁啾着，對着這一羣早起趕路的客人們，歪着頭發出疑問的眼光，然後用一種驚訝的叫聲，撲着翅膀飛向遠方去；樹枝上都掛着晶瑩的朝露，在太陽光照射之下，更加顯得美麗。那些尚未被秋風搖落的山花，依然很矜持地立在枝頭，細微的流泉聲，從雜草叢中隱隱約約地傳到耳朵裏來。

真是一幅幽謐寧靜的圖畫，和張珏那種興奮，緊張的感情對照之下，愈更顯得非常不相襯；他托着槍回過頭來看看同行的伙伴們，大家都是現出一種如臨大敵的緊張樣子，不禁心頭也在暗笑人類的愚笨了。

他悠閒地把槍抗到肩上，爲着使得精神鬆弛一點，便吹起口哨來。

然而，前面有人喊起來：

「他媽的，又是一個！」

「什麼？」他像兔子一樣的嚇了一跳。

「人頭。」

不錯，是人頭——和剛才那顆一模一樣地懸在電桿木上隨風輕輕地搖擺着；一看到這，人們「胡」的一下子就擁上前去，再沒有誰保持那僅有的一點點矜持，只有隊長在後面喊。大家都圍上前去，就像在上海四馬路上看把戲一樣，都那末聚精會神地對那顆人頭端詳着。

人頭顯然已經掛得很久了，臉上的肉完全乾癟，只留下一層薄薄的皮膚緊貼在頭骨上，皮膚已經是現出一種焦黃的顏色，眼睛只留下兩個小洞，從下陷的深度看來，顯然瞳人已經乾枯了；嘴巴是微微張開着的，七缺八歪的顴頰黃板牙露在外面，頭髮稀稀地披在兩旁，像一個僵屍的頭那樣並不怎樣嚇人。額項間是深黑色的，也看不出血蹟，想必在砍頭的時候，由於皮肉的突然收縮，就看不見創痕，只像一個乾癟而又被

燒焦了的柚子一樣，沒有什麼出奇。

頭下面也掛着一塊木板，上面的紙早經風吹日晒破爛不堪了，只看出幾個零碎的斷句，大意說是土匪之類，被保甲長「正法」的話，下面是保甲長的名字。

大家擁來擠去的，張狂實在沒有法子仔細去看那張「佈告」，就被人推到旁邊去了；這時，隊長又在喊大家走，並且提醒衆人，我們是打前站的，不能在這裏看光景，這樣一來，衆人才戀戀不捨地向前走去了。

「嚇！是他媽的姚二虎呢！」有人說。

「姚二虎的頭嗎？」張狂問。

「那裏。」那人瞪了他一眼：「你沒長眼睛嗎？姚二虎出的『佈告』！」

「他出的？」又有人問。

「不是他還是我？」

「我可沒有看清楚。」有人說。

「我光看人頭，沒有看『佈告』。」

於是大家又跑回去，完全不像軍隊，簡直是老百姓，這真不怪隊長趕過來一個個捉回去了。

隊伍繼續往前走——

「是他媽的姚二虎，一點兒也不錯。」看完的人滿得意地說，就像考據家發現了一塊化石的正確年代。

「他媽的，姚禹平！」第二個又說：「他算那山裏的保長？」

「有種！他媽的才十八歲，這小子要到八十歲，怕不要把玉皇大帝的腦袋瓜子摘下來才怪！」

「這小子真成他媽的土皇帝了，饒他殺了人，還把頭掛出來，真算吃了老虎心豹子胆……」

「還不是火拚！」

這一隊人就這樣夾七雜八地發表各自的意見，死沉沉的隊伍馬上活了過來，不知道是爲着鎮壓害怕的心思呢，還是爲了太寂寞想來開開玩笑，二麻子居然在隊伍裏唱起

他媽的「審頭刺湯」來：

「……你又道人頭是真，你又道人頭是假……我可不買你的字畫呀……」

二

山地的秋天是陰沉的，尤其是蘆花飛白的時候，襯着滿山經霜而紅的楓葉，夾雜在紛綠雜黃的叢樹間，更加顯得天空的顏色過於暗淡。

澗水發着一種寶藍而耀眼的閃光，在激石裏翻出朵朵白色的浪花，成羣的水鴨和野雁在水面上飄浮着，很悠閑地不時潛到水底去捉魚。

時間停駐在一點上永不移動，只有黎明和黃昏，作爲日夜的界限；一千年前這青山綠水的變化如此，一千年後的山河變化，想必仍舊如此，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兒人世興衰；渺小的人類用血在敘寫歷史，然而對於自然，它的印記卻連雪泥鴻爪都不如。

就在這中世紀的荒山裏，駐紮着張珏他們一營人，每天的生活總是在打柴、洗米、燒飯、洗衣的小圈子裏兜轉，生活的沒有變化，一如他們所吃的菜蔬，沒有油水，沒

有味道，就這樣一承不變的，過着單調乏味的生活。

今天一早，張珏和二麻子照例地到溪邊去洗菜，對岸，有別班的同志正在那裏釣魚——

這地方叫做「紅岩嘴」，大凡從湖北到貴州去的人，一過「榆樹灣」四十五里，必然要在萬山叢疊中，經過這個溪水環繞的突出的岩角。山石是赭紅色的火成岩，一路很少村莊，只有幾座荒涼的破廟，還留在羣山中點綴一些淒涼的景色。

大家都習慣地工作着，在他們的心底，已經成爲一個遼古的深潭了，除非有一塊突然投入的玩石，是無論如何也擾不破心潭的寂靜的。

「看哪！那是什麼？」

對岸的人站起來，指着上流大聲地喊着；羣山將他底聲音像一只皮球般的拋來拋去，這一片「什麼！」，「什麼！」，「什麼！」……的應聲，使得衆人放下手裏的工作，抬起頭來順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。

一扇門板從上流順着水勢緩緩地淌下來，有時被深深的蘆葦遮住，隔一下子又重新

現出來了；張珏隨着二麻子後面跑到較高的地方去，爲着雲層裏有耀目的光亮，都用右手搭着涼棚看過去。

「人頭！」二麻子大聲地叫着，像被一柄槌打擊着那樣。

「他媽的！兩個，兩個。」對岸喊。

一點也不錯，是兩顆鮮血淋淋的人頭，被釘在門板上，順着水緩緩地流過來……

人們底心一下子又拉緊而且縮在一起，連呼吸也感覺到有些兒逼促；這刺激，這無可言說的血的刺激，使得每一個年輕人的心都縮成一塊石頭，幾乎停止了跳動，眼光隨着門板向下游緩緩地移動……

「女人的，女人的頭！」二麻子一見女人的頭更加緊張了。

「一男一女的！」張珏辯明地說。

「撈上來，撈上來，有竹桿子嗎？」對岸喊。

沒有竹桿子，然而後面不到五十步卻有一片竹林子，有誰飛也似的跑了過去，手裏拿着一把柴刀；水並不因年輕人的好奇心就停住不流下去，那塊門板自然還用着同樣

的速度朝着下游跑，幾個年輕的大孩子跟在後面追。

不到五分鐘，那個砍毛竹的回來了，手裏拉着一根大毛竹，像掃把一樣拖在後面，不時被雜草拉住，又被他用力地掙脫；他一來到岸邊，就有人迎上來，兩個人把毛竹拖到渡船上去，一邊用柴刀削着枝葉，一邊用力地划向下游去。

岸上的人一路跑一路興奮地呼叫着，那種高興的樣子，活像一羣孩子在捉迷藏，青春的火燄被埋藏得太久了，一下子崩發出來，便像烈火似的熊熊燃燒着；船一下子就追上了門板，前面的人就用竹竿把門板朝着岸邊推了過去，然而一個旋渦又把門板旋開了，拿着竹竿的人，險些兒被閃落到河裏去。

這樣費了很大的力把門板推到岸邊，張珏和二麻子一擁上前，七手八腳連忙把門板抬上岸；對岸的三個人，因為沒有法子過河，急得在那邊大叫大喊。

門板上釘牢了一顆大長釘子，女人的頭髮和男人的耳朵上的繩子一同繫在那顆釘子上；看樣子一定是因姦被殺的。

女人底頭仰面向天，年紀大約有三十上下，眼睛半開半閉，牙齒緊緊地咬着下嘴

唇，嘴吧和頸項的血污流成一片；男人底頭是面向門板的，二麻子用柴刀把它撥翻過來，兩顆眼珠子睜得大大的突出在眼眶子外面，裂着嘴咬着牙齒，樣子非常可怕。門板上也沾滿了血漬，頭下面還貼着一張白紙，紙角已經浸濕了，還看得出來上面大約寫着，一對狗男女淫姦通姦，被本保正法等字樣……下面赫然入目的，署着姚二虎的「保長姚禹平」的名字。

「又是他媽的姚二虎！」二麻子說。

「這小子簡直他媽的無法無天。」拿竹竿子的人接上了一句。

他們看出了神，把對岸焦急的人忘了。

「有屍首呀，快，快……」

對岸的三個人一邊跳着，一邊指向上流大聲地喊；他們看向上流，果然有兩個屍體綑在一起，都是一絲不掛的，因為在水中一浮一沉地流着，也看不出是男是女來。

對岸的人看見這邊的人遲疑不動，就跳着大罵：

「媽那個X，快撈呀……」